

央、国务院颁布的以农民“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的生育政策,并且了解到1980年正是解决华国锋问题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政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就可以理解《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是一个具有临时和过渡性的文献,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一胎化”向现行的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拐点和转向路标。

以实际行动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

——兼试对《大国空巢》点点评

张敏才(原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邓垚(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今年九月以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公开信》发表3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见《公开信》影响之大,感人之深。《公开信》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以《公开信》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吹响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快人口转变的号角。《公开信》倡导的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事,是天下第一难事,是利弊相随、喜忧相伴、毁誉相交、成败难测、风险难免的事。3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快速转变的两大奇迹,胜利地实现了把经济增长搞上去,把人口增长降下来的预定目标。13亿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亿万育龄妇女生育观念深刻变化,文明意识逐步普及,自我意识逐步觉醒,责任意识逐步加强,发展意识逐步树立,亿万家庭开始谋求可持续发展。“经济崩溃论”、“人口崩溃论”种种预言不攻自破。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大事呵。

30年前,笔者之一张敏才任北京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帮助起草《公开信》的工作。所见所闻所历的亲身感受集中起来,深感中央领导在决策过程中,虚怀若谷,倾听群下之言,多次座谈,反复论证,直至召开“御前会议”。显要重臣,各抒己见,专家学者,慷慨陈词,胡耀邦总书记当即决定以中央名义

写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钦点宋健同志为《公开信》起草人,宋健很快写成两万字的初稿,堪称精彩生动的科普论文;人口学家刘铮教授也受命写了一稿,列举诸多数据,学术性强,也有六、七千字。由于当时电脑应用尚不普及,他们的文章都是亲笔书写,是爬格子的成果。这时,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召集苏沛、宋健、刘铮、刘庆山、王连城、张敏才,在书记处研究室开会。梅行传达了胡乔木同志对起草《公开信》的要求,栗秀真传达了陈慕华同志的意见,苏沛讲了一些重要的想法,形成以下共识:《公开信》要突出信的特点,要短,文字要通俗,回答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实事求是,既讲有利的一面,也讲不利的一面。由于宋健、刘铮很忙,会议确定,由王连城、张敏才执笔。梅行作为研究室副主任,是党的资深的宣传干部。苏沛是宣传战线的一员大将,上世纪50年代初起,先后在浙江日报、红旗杂志社任编辑,后到研究室工作,参与党的多个重要文件的起草,朋友们叫他沛公。每写一稿,都由梅行、苏沛组织一次讨论,提出详尽的意见,如此反复,达六次之多,形成了三千多字的初稿。送审过程中,胡乔木、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又作了修改和润色,然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所以说《公开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千万不要忘记的是,《公开信》提倡在近三、四十年内,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得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支持的。《公开信》起草过程中,中央领导振兴中华的迫切愿望、执政为民的忠诚态度、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两难之间果断决策的伟大气魄,以及《公开信》发表后全党全民热烈响应、甘于奉献,迎难而上,共克时艰的团结奋斗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的。一提到《公开信》,我们总是怀着一颗敬畏、谦卑和感恩的心。^①

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最好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我们要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以人为本,适时完善生育政策,深化综合改革,着力打造文化计生,绿色计生,和谐计生,康乐计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继续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

^①张敏才,邓垚.公开信发表前后的回顾与思考[J].人口研究,2010,(4).

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做的是,面对海内外对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诽谤性挑战,给予必要的回应,以正视听,以纠观瞻。

《大国空巢》^①的作者易富贤先生断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今年9月17日,在宁乡各界人士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集会上,热烈讨论,凝集共识。一致认为,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计划生育是始于忧患,行于艰难,成于统筹,福泽后代,惠及全球。这是响亮的“宁乡共识”,我们完全赞成“宁乡共识”。凡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人口过快增长和经济极端短缺的形势逼出来的,是育龄夫妇千呼万唤喊出来的,是学者专家冲破禁区,求索创新创出来的,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共同论证论出来的,是领袖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用以形容《大国空巢》可能最贴切不过了。人口学是一门科学,自有它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架构,要想自成一家,有所建树,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人口又是一个大众性话题,谁都可以大发宏论。就像谁都会写字并不都是书法家,谁都能做作文并不都是作家一样,人人都可以七嘴八舌话人口,也绝非人人都是人口学家。业余速成的叫卖最凶的往往是劣质产品。在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正好借《人口与发展》这个园地,对《大国空巢》的挑战作一点回应。我们无力“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视角”来评论,想到一点就谈一点,姑且叫作《大国空巢》点点评吧。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易先生说事不循常理,我们不妨模仿易氏惯用的手法,尽量采用易氏常用的语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表在不拘一格用文章的《人口与发展》杂志,如能引发深入的讨论,岂不美哉!

1 人口学家速成的绝招儿

不久前,北京市的一位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声名显赫的中医大师、养生专家,其人行走江湖,忽悠百姓是一吓、二骂、三吹、四推的绝招儿。一吓,说病人如何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二骂,骂前面开药的都是庸医,误诊害人;三吹,吹自己华陀再世,妙手回春;四推,推现在为时已晚,多有风险。绝招居然显灵,引来媒体热炒,专家吹捧,百姓上当,病人遭殃。

无独有偶,一个旅美华人,妇产科医生,摇身一变

成了“横空出世”的人口学家。此人名叫易富贤,祖籍湖南洪江县,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研究员。这位郎中,飘洋过海,称得上江洋郎中。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易先生有了洋头陀的身份,自然抬高了身价,增强了煽情,扩大了信众。但他念不好洋经,只好远隔重洋,忽悠父母之帮。用的也是吓骂吹推四招儿。

第一是吓。易先生著书立说,网上贴文,连篇累牍地恐吓国人,说中国计划生育“走入歧途”,“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第一民族从此走向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民族”,“大国空巢”,“民族自杀”,“民族凋亡”,“亡国灭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还无中生有地把当今盛世描述成“禾生陇亩无东西”,“屋破田荒生荆杞”,“千年汉镇今已空”,一幅中国末日的悲惨景象。

第二是骂。易先生骂中国计划生育“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先不论两马理论的对错),他骂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挟国策以令全国”,中国人口学科“助纣为虐”,骂中央不知道人口问题真相,“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还把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的领导和学者,从马寅初、陈慕华到现在的诸位领导和著名学者,挨个点名批评,甚至骂×××和×××两位学者“连古代太监都不如”。被他骂过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他光骂人口计划生育还不过瘾,农村政策、教育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对外政策、社会制度,“全面而系统化”地开骂,大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之势。

第三是吹。易先生毕竟读过土博士,喝过洋墨水,吹的比较含蓄,讲究技巧。他先说自己做妇产科,跟人打交道,和人口关系密切,易先生又说他父亲骂他是个“十不全”,这正是研究人口学的优势。易还自攀名家,说他开始研究人口和马尔萨斯开始研究人口时年龄接近;他从医学改入人口门庭,比起从昆虫学、导弹控制论更加接近;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批了马寅初一通,就赢得粉丝吹捧他是横空出世,创造了《新人口论》;他不露声色地说自己用全部业余

①易富贤.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M].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时间研究人口,“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视角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易先生为了获得更大的贵冠,别具匠心地凭空杜撰出“独生子女政策总设计师”,弦外之音易富贤是三孩政策的总设计师。众所周知,在中国,只有一位大众敬仰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人口政策是改革开放的配套政策,是总设计师在全局中统筹规划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偷天换日,谈何容易。

易先生自我吹嘘的另一手法是不厌其烦地列举哪些名人为他作序推崇,哪些媒体、网络为他炒作张扬,哪些粉丝、托儿为他疯狂吹捧,哪些学者、专家、官员对他明抛媚眼,暗送秋波。白纸黑字,明细记账。其实,这些人中,有的并未认真读过易作,有的没有深入研究易的用心,随声附和说两句好话,把他们统统视作“一边倒”的粉丝,恐怕是易先生自作多情了吧。

第四是推。易先生像忽悠病人一样,一再讲就是照他的药方,也已错过时机,免不了大祸临头。亲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着急。易先生毕竟是聪明人,唯恐日后危言破产,遭人痛骂,所以他在书中郑重地说:“人类的恐惧通常是一场虚惊”!一语道破天机,什么“民族凋亡”,“大国空巢”,都是虚惊一场而已,受惊的是那些神经衰弱的人。

《大国空巢》除了将易先生的四招儿表现得淋漓尽致外,有没有什么人口理论呢?恕我们鲁钝,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港澳台图书阅览室,前后坐了二十多天,捧着易先生送给国图的《大国空巢》,苦苦地翻来覆去,寻寻觅觅,还真没找到属于易先生首创的新理论,但有三个特色印象深刻。

一是易先生“全面而系统化地反思中国人口政策”采取的理论视角,是不折不扣的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易先生言论的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易先生提出的调控人口的“两只手”,不论怎样包装,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马尔萨斯“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的翻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让我们深深懂得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腾飞,靠的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重要的配套工程,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好处,努力减少人口负担的坏处,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易先生却反反复复地论述,决定中国经济发展靠的是人口数量的优势,失去这一优势,中国的发展就会停步,经济就会崩溃。他鼓吹中国要多生人口,保持第一人口数量,他抨击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多生的政策,鼓动中印人口数量竞争等等都是从“人口决定论”出发的,有的网友称《大国空巢》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回光反照,一点也不夸张。可以说,“人口决定论”是全书的主线,是灵魂,是书眼。

二是易先生著作中论述互相矛盾。一会儿说:“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全球200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一会又说,“全球掀起了控制人口的思潮”,并详细列举法国、越南、泰国、印度、韩国、巴西、秘鲁等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情况;他再三讲计划生育政策“被要求不争论”,又再三论述争论的过程和内容,并加以点评;前面论述“人丁不能两旺”,后面又下结论:“历史地看,人口与经济总是同步增长的”;在这里讲“就业机会取决于人口”,在那里又讲“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关系”;说过“计划生育增加就业的压力”,又说“失业问题是由于生产结构改变,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他多次说,“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立即停止,却又强调要推行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的鼓励政策。这种现象,不胜枚举。故有网友问易先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易先生久久避而不答。

三是易先生文如其人。诚如他父亲讲的,是个“十不全”。《大国空巢》人口理论色彩较浓的一段引用“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论述了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就业竞争加剧,引发孩子培养费用和机会成本大幅度增高,从而促使生育率下降。但易先生没有讲全,很重要的另一面是在中国工业现代化之前出现的人口压迫生产力,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口率先膨胀起来,为了社会稳定,全面实行低工资高就业,“一个人的工作多个人干,还有一群人围着看”,陷入生产力难以提高的困境。

易先生的著作为什么比比硬伤,破绽百出,原因之一就是不听老人言,现丑在眼前。易先生的父亲教子有方,曾规劝他别做“十不全”。而易先生却把“十不全”当优点,误以为自己辛辛苦苦,天天泡网,周周电话,广查资料,引述老典故,猎取新鲜事,编些

四六句,就已成竹在胸,胜卷在握。把那些杂七杂八的“十不全”抛出来,结果是脱了裤子推磨,转着圈的丢人,连老家的面子也输光了。易先生果真关心人口,热爱婴儿,劝君不要包打天下。要专操正业,专心笃志地从事妇产科学研究。若能在防治不育不孕症上有所突破,为数千万个空巢家庭填补婴儿空白,岂不比做一个速成的人口学家睡得踏实些?

2 关于中国人口资源多少的讨论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说,在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直觉。其实,在日常生活里,在社会生活中,直觉都是最重要的。牛顿看到树上脱落的苹果掉到地上而不飞向天空,深入思考,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看到烧开水掀起壶盖,反复实验,发明了蒸气机。人们可以对定律和蒸气机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却不会对地球引力能让苹果掉到地上,蒸气可以掀开壶盖产生怀疑,因为这是人人都能直觉到的。

先贤有云:“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西方学者也将人要吃饭,人有性欲作为两大公理,是人人可以直觉不需要求证的公理。

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13亿感官健全的中国人,都会有此直觉,有此共识,也是不需要求证的。许多伟人和学者都曾论述中国人口实在是多,即使到了人口不再增加的时候,人口多的问题仍然存在。

易富贤先生却反其调而唱之,他认为中国人口不多,资源不少,还说“中国人口过多是流传已广的谎言”,“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社会科学的东西,多是相对而言,参照系不同,比较的结果就不同,常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长。奇怪的是,易先生在中国长到三十多岁,又在美国呆了十多年,拿美国和中国作个对比,结果不就显而易见了吗?他却要将中国与人口密度大、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来比,比来比去,让人感到,易先生带着一种旅居美国的优越感来教训中国,你们和那些不发达地区比比就知足吧,不要梦想过美国这种人少地多人均资源丰富的生活,有本事你也迁到美国来呀。

请问易先生,你拼命鼓吹中国增加人口,保持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意欲何为?谁都知道,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当然要有—定的人口规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旨在建立人口均衡型社会,规模适度,素质提升,结构优

化,分布合理,流动有序,充满活力,以求中华民族的永续兴旺。绝不是人口越多越富强,这是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另一种表现。西班牙、葡萄牙殖民海外,开疆拓边之时,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德、意、日法西斯横行之时,都只有几千万人口。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人口,都不及中国人口的一半,现在发达国家G8集团成员国,人口最多的只有3亿,少的只有2000万。世界人口第一第二的国家都属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富强与否不是由人口多少来决定的。就中国人口数量来讲,分作十多个强国都富富有余,都不会无足轻重。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中国政府一再庄严宣告,绝不谋求世界霸权,将来发达了也永远不称霸。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在宣传中国威胁,当年赫鲁晓夫和阿登纳秘密会谈中就说,对欧洲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人口这么多,增长这么快,“黄祸”卷土重来,是我们共同的灾难!美国持中国威胁论者也不乏其人,首当其冲就指中国这么多人口,资源又不足,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争夺能源、资源和市场,将会构成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节能减排,多作贡献。连易先生也惊叹:“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这就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坚定地表明中国永不称霸的诚意。当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越来越理解和认同的时候,易先生却从人多强国的方面重弹“人口决定论”,令人不能不怀疑易先生是否拿着某个利益集团的津贴,特意制造中国谋求多生人口以头号人口大国称霸世界的谣言,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新的炮弹。写到这里,我们又看到,《大国空巢》里有这样的论述,“失业问题是由于生产结构改变,而不是人口过多”。如此看来,易先生也有中国人口过多的直觉,从易先生笔下写出来,还算不算流传已广的谎言呢?

至于资源,炎黄子孙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祖先留给我们地大物博、资源富饶的中国。常言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温家宝总理感慨地说,在中国,任何一项惠民开支,乘以13亿,都是一个大数字;任何一种丰富的资源,除以13亿,就大大缩小了。我国每年铁矿石的四分之三,石油的二分之一要靠进口,今年铁矿石进口价几乎翻了一倍,也不得不忍痛承受。全

国淡水资源的短缺,看到了云贵川干旱地区几个月洗不上澡的情景,希望易先生生活在人均日耗淡水1500加仑的美国,也能产生一点点同情之心,如果还在那里比来比去,大谈中国人均资源不缺,只能让百姓感到: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真真“一副嫌”的面孔。再听听农村老百姓的直白吧:江浙一带农妇说,我们人均只有几分田,人会生崽,田不会生崽呵!敦煌地区的棉农说,我们这里年降水量只有50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48倍,地下水位越来越下降,真是愁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牧民说,我们的草场是干旱、半干旱草场,牧草长得又矮又稀,羊群要跑十几公里,几十公里才能吃饱……。

易先生说,讲人均资源少会损害国人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其实不然,我们赞成实事求是的观点,承认困难,有多大就说多大,承认差距,有多少就讲多少。非但不会损害信心,反而能激励士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从经济崩溃边缘起步都没有丧失信心,何况今天有了如此骄人的基础。20年前,张敏才到日本群马县北桔村小学考察时,了解到该校教科书上有这样的讲述:“日本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国际依赖性,任何世界动荡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安全和生活的提高”。这样从小警示国民,收到奋发图强的积极效果。

湖南人讲将心比心。易先生在祖国读完博士后,不远万里,跑到美国谋职、定居、生育,不就是因为美国比中国人口少,人口密度小,资源相对丰富,环境污染较少,生存空间、发展空间更大、更优吗?人往高处走,易先生的选择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礼之所求。易先生自称知礼之人,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要中国人多生孩子,在你所离别的土地上来生存发展呢?难道生活在中国的人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扩大和改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是什么逻辑!

3 本是同根生 相骂何太狠

读了易富贤先生大作《民工行》,令人毛骨悚然。这首诗刊登在其著作《大国空巢》第527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现将其全文抄录于下:

民工行(仿杜甫《兵车行》)

雨霖霖,风萧萧,行李包裹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泥泞不见利民道。

牵衣顿足吞声哭,东南列车难求票。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民工缺。^①
或从十五跑东莞,便至四十奔上海;
去时身强壮如牛,归来体残爹娘哭。
村中只剩病老弱,计划生育犹未休。
君不闻,汉家山西二百州,屋破田荒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川湘子弟耐苦劳,被驱不异犬与鸡。
总理难有问,民工敢中恨?^②
且如今年冬,工资领不到。
乡长急索租,租税从何出?^③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光棍难终老。^④
君不见,青海头,千年汉镇今已空。^⑤
医疗教育住房压,养己不易还养后?^⑥

易先生把《民工行》作为其学术著作的正文,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也要为实证研究提供翔实的佐证。文为心声,诗言志,这首诗反映了易先生对中国当今社会特别是民工潮的认知和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工潮,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事件。国外重要媒体曾为此惊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动的数以亿计的民工潮,对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可与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相媲美。易先生却描述成唐明皇时代奸相杨国忠抓

原注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七成村庄无劳力可外输。

原注②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帮农民工讨拖欠的工资,此事经新华社报导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

原注③有限的青壮年大量外流,没有足够人口补充,内地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县乡财税短缺。

原注④《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意味着超过21%同龄男性将打光棍。

原注⑤《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至2005年11月1日,全国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佔42%。

原注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70个、1.74个和1.77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

兵捕役、连枷驱使的悲惨景象。

张敏才曾到湖南省的嘉禾县、攸县、四川省的资阳、泸州等地就流动人口问题作过调研。深感民工潮的兴起,既有农村改革成功、劳动力剩余产生的推力,又有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拉力。农民工争相外出,抱着希冀,放飞梦想。出去时见面常说一句话是,“到哪里发财去?”回来时互相发问的是,“带回多少财喜?”哪有“牵衣顿足吞声哭”的场面? 哪有谁在驱赶他们? 易先生还说“被驱不异犬与鸡”,使人想起当年外国殖民者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易先生曾是中国人,为什么也要把中国民工比作犬与鸡!

在我们进村入户的调研中,深切感受到农民工在为流入地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给家乡带来了巨大变化,也使自身素质得到很大提升。嘉禾县近十万农民工,主操铸造业,在珠江三角洲占有半壁江山。从学徒、工匠、技术员、工程师,到厂长、经理,都有嘉禾人,他们还把厂子开到家乡的县城和乡镇,促进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共同繁荣;攸县农民工多以出租车司机为职业,六万多名“的哥”“的姐”分布在全国各地,深圳居多。县里开设培训基地,源源不断培训司机,开展劳务输出。他们还组织起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农民工维权。我们所到各地,看到民工流出较多的地方,农村的马路、学校、村舍都建得比较好,有的还新建了祠堂、庙宇。外出没有赚到钱或伤病归来的案例也有,相比之下是少数的,不能作为以偏概全的依据。多年来,中国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农业连年获得好收成,保障了十三亿多人口的丰衣足食,哪里有那种“禾生陇亩无东西”、“屋破田荒生荆杞”、“千年汉镇今已空”的普遍景象呢? 易先生有具体的地点和数据吗? 占到中国大地百分之几?

无庸讳言,面对如此迅猛澎湃的民工潮,政府的服务和企业的管理难免存在问题与不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前几年屡见不鲜。正是由于农民工敢于抗争,直到向总理求助,引发了总理的过问,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以纠正和防止拖欠再度发生。易先生却把传为佳话的故事颠倒过来,说成“总理虽有问,民工敢申恨?”全国各级人大和政协多有农民工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的提案和建议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易先生颠倒事实的居心,总该向国人作个交代吧。

中国政府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种粮、养猪、购买农机具、兴修农田水利、扩大农业投资,多方给予补助。近几年还在一些地区试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给老年农民发放养老金。对这些善政,广大农民,无不念佛称颂。我们每次见到老家来的乡亲,总要打听农民负担如何? 乡亲们说,现在政府不但不要农民交税,还给我们农民发钱哩。易先生却说:“乡长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请问易先生是哪些乡长在索租? 索的什么租? 如果无中生有,岂不是对中国几万名乡长的诽谤?

我们猜想,易先生可能太年轻,容易冲动。然而他已到中年,中国培养他读完大本、硕士、博士研究生,又在美国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工作,头戴着不少光环;又猜想他是不是出于某种需要,临时骂骂而已。张敏才在美国逗留期间,听人说起,极少数的旅美华人,为了取得绿卡,或美国护照,找个岔骂骂中国,等到有了“身份”,就会偃旗息鼓,还常常为自己做了违心的事而后悔不已。易先生似乎不属此类,他骂中国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而是慷慨激昂,着书立说,网上书博,媒体炒作,扬言要形成思潮,扩大影响,左右政局。易先生还多次叫板:希望中国媒体把他的大作注销来,共同分析讨论,明辨是非。

易富贤先生也许已持美国护照,但他还明白记得曾经是中国人的。既如是,那么请问易先生,本是同根生,相骂何太狠!

一孩化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游允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三十年前,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信要求所有党员和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希望在20世纪末我国人口总数能够控制在12亿以内,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够如期完成。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在1982年,计划生育被订为国策,写进了宪法。

《公开信》是一封很有意义的信,它号召中共党团员发起带头作用,在全国推动计划生育工作。虽然我国人口总数在上世纪末超过了12亿,到达了十二